

戰士叢書之四

保衛東北的英雄

(第二輯)

(發到連·每連二份)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編印

1947.4.

戰士叢書之四

保衛東北的英雄

(第二輯)

東北民主聯軍總政治部編印

1947.4.

官
628.665
ZAH.1
沈
部

目 錄

一、其塔木戰鬥

其塔木的攻擊戰	包	敏	一
英雄的馬連長和他的警衛連	華	山	五
爆炸英雄任子厚	華	山	九
董慶友打地堡	華	山	一三
劉家勝怎樣打地堡	華	山	一七
『再打仗我可有底啦！』	華	山	二一
『爲着我，跟着我衝呀！』	任	傑	二八

二、焦家嶺戰鬥

焦家嶺圍殲戰·····	荒	草·····	三〇
史振標立了頭等大功·····	吉	戈·····	三四
任之玉是顆大紅星·····	吉	戈·····	三八
王金環·····	紀	雲龍·····	四一
戰鬥班·····	西	虹·····	四九

三、張麻子溝戰鬥

張麻子溝戰鬥片斷·····	果川	剛若	·····	五四
張麻子溝戰鬥小故事·····	郭春林	·····	六〇	
英雄的戰鬥突擊隊·····	曹胡果	緯剛	·····	六三

四、沐石河戰鬥

攻佔沐石河·····	王李	立宣	六六
功上加功·····	保	中	七〇
負傷以後·····	海	帆	七三
小砲手秦續漢·····	海	帆	七六

其塔木的攻擊戰

其塔木是最接近我吉北解放區的敵據點，修有大小地堡一百多個，連成一片地堡網，火力都能互相策應。駐紮着反動派自稱爲最能防禦的新一軍三十八師的一個加強營（對外稱一個團），共有步砲兵六個連。

當我部接受了主攻的任務，全體同志雖然認識到這個担子的沉重，但都抱定了猛打硬拼，粉碎頑敵的決心。

警衛連是一個新連隊，除了在四平打了一次勝利的反擊戰外再沒有打過仗。這次在戰鬥英雄馬慶祥連長領導之下，堅決要求突擊任務。上級就把突擊任務交給了他們。

臨出發前，全連交出了三萬多元和六隻錶，決心不完成任務不回來。

他們在離敵人百餘公尺處隱蔽了一天，看清了敵人的工事和進攻的道路。天黑了，總攻擊信號剛剛發出，馬連長領着隊伍迅速撲向敵人最西北角的



大地堡。敵人的一挺重機槍，五六挺衝鋒機集中火力射擊他們。戰士徐作義拿起大刀，跑步向前，砍斷了鐵絲網，二班長劉義帶着一班人衝了上去，接着全連都撲近了大地堡。敵人一個排全部繳械。不幸這時飛來一顆砲彈，馬慶祥同志負了重傷，同志們要扶他，他搖着頭說：『不要管我，快衝敵人去！』陡然坐起來高呼：『共產黨萬歲！』壯烈逝去。

膠東連真不愧其猛打猛衝的光榮稱號。當警衛連打開缺口時，由王德海、趙家平同志在最前頭率領，像燕子取水似的飛衝上去，一面配合警衛連解決地堡內敵人，一面向街裏猛插，一氣奪下五六處民房，在敵人認為金城湯池的其塔木據點中立下了腳。

另一面，二連在警衛連撲近敵人大地堡同時，連續破壞了敵人的鹿砦和鐵絲網，突破村沿，向內發展，前面有一座大碉堡擋住了去路。爆破手任子厚同志一看立功的時機到了，拿起了炸藥，一看導火綫太長，他想：『太長了會被敵人推倒，不能成功，我死也要完成任務！』於是剪短了導火綫，沒等火力掩護，飛也似的送到敵人碉堡上，他還怕炸藥給敵人推倒，連忙從槍眼裏打了兩個手榴彈，這才跑下。跑出幾步就迅速臥倒，剛臥倒炸藥就響了，敵人一個

排隨着大碉堡一起炸成粉碎。

兩處主要抵抗點被粉碎了，但敵人的整個抵抗還沒有被粉碎，反而對西北方向加強了抵抗。我們只好跟敵人逐屋爭奪，一個地堡一個地堡的拔除。這時就出現了大批驚天動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蹟。

膠東連副排長孟慶祥衝鋒時，臂上負了傷，他把大槍攆起來，一手拿手榴彈，領導突擊班繼續向裏衝，直到第二次負了重傷才下火線。

×連副政指王會寬在連長犧牲後，自動代理連長指揮部隊。腿上負了傷，還一躍一跳的指揮部隊。

五連副政指常安科親帶突擊排，在前頭領導打手榴彈，逐屋排擊敵人，連負兩次傷不下火線。後來敵人反衝鋒，他又負了重傷，戰士要抬他，他嚴厲拒絕，號召大家快打退敵人的反衝鋒。他痛得暈了過去，醒後自以爲不行了，從容把公款兩萬元交給別人，高呼『中國共產黨萬歲！』

二連戰士何貴臣負了傷不說，仍隨大家衝鋒，被一個大地堡攔住。他拿起炸藥往上送，跑出幾步被打倒了。掙扎起來又向前衝，被敵人打中犧牲了。

戰鬥模範連戰士尹洪安在衝鋒時，身上連中三槍，不讓別人拉他，掙扎坐

起，連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從容逝去。

就用這種英勇犧牲的精神，我們連續奪下了二十多個地堡，三十多所房屋，消滅敵人將近兩個連，戰鬥到天明。

天明了。我們普遍構築工事跟敵人對峙。三連在另外一個地方，一面跟敵人對峙，一面看到對面有個大地堡，他們便用火力掩護，以三三制小組去奪取這個大地堡。第一次、第二次派出的小組都沒有成功，這時練兵模範董清友同志急了，自動要求出擊。他措起兩袋手榴彈，在火力掩護下幾大步跳到敵人碉堡上，用騎馬式一蹲，把手榴彈一顆一顆的順着槍眼打進碉堡。手榴彈在碉堡內開了花，打得敵人鬼哭狼嚎。但因為敵人的排長躲在地堡實心的後面沒有炸傷，所以直到董清友同志打完了六顆手榴彈，還不繳槍，並且用手榴彈向上扔，但給董清友同志踢下去，反而炸傷了他們自己人。最後董清友同志看到槍眼邊有敵人的手榴彈，低下腰搶上兩顆打下去，這回敵人的排長被炸傷了，敵人就全排繳了槍。除了死傷的，活捉了十七個。

這時三連配合戰鬥模範連及×部一部乘機發展，一連打下五處大地堡、十幾所房子，發展到近街心。

冬天的白晝是短的，夜很快來到了，在天黑以前，各連都到了指定位置，穿牆鑿洞，接近敵人的營部。攻擊的砲火一響，四五連就衝到敵人營部的院子內，繳到一門小砲。敵人被我們和兄弟部隊壓迫得向東狼狽逃竄，正好投進我軍包圍的羅網，除了零星的逃竄外，全部就殲。

敵人自譽爲『從來沒打敗仗』的部隊被殲滅了。其塔木被解放了！戰士們拖着繳來的小砲。扛着繳來的機槍。愉快的在其塔木的大街小巷穿走着。

英雄的馬連長和他的警衛連

華山

六日晚上，其塔木東南角打得正熱鬧的時候，上級把警衛連放到西北角，隱蔽在地堡前百來米達的獨立草房裏。

警衛連，成立不到一年，全是東北新戰士，每逢戰鬥，上級不叫送担架，準叫送俘虜。『我們只佩立這點功嗎？真瞧不起人！』戰士們不服氣，把自己的手錶，錢和心愛的東西交到連部：『犧牲了就算黨費；不完成任務不回來見連

長！』戰鬥英雄把胸前的獎章摘下來說：『不打突擊沒臉戴牠！』全連的請求書，每個人都按上了指印，連夜送到團部，要求『把最困難的任務交給警衛連！』旁人打了一天一宿，自己還一聲不響，擠在一間小房裏，多整氣，而眼前的大地堡，敵人正在鑽進鑽出，好得意啊！

到了黃昏，團長突然摸進草房，親自把突擊命令帶來了：『在西北角打開突破口』，『決定全局的任務』，多光榮！團長說：『守敵是東北最驕傲頑強的新一軍』；戰士們說：『是鐵的堡壘也要打得稀爛！』

馬連長挽了挽衣袖，把盒子槍掖到腰裏，忽嚟嚟的爬了半碗涼飯，就掏出全連的茶金，一把交給指導員，跟手又指定了自己犧牲後的代理人，才颯的拔出槍來。看着連長這樣子，戰士們更來勁了：『新一軍不就是攻四平的新一軍嗎！』那時候，警衛連才成立，武器也不大好，剛開進陣地就趕上敵人進攻。陣地挨了一整天砲，光大砲彈就有三四千發。馬連長親帶着一個排，在正面出擊又指揮另帶一個排，從側翼迂迴出去，一個反擊就把敵人一個營打回去了。現在警衛連的武器，從步槍到六〇砲，那樣不是親手繳獲的；天剛煞黑，馬連長便帶上全連弟兄，用新一軍『送』的一色美式武器『回敬』他們。

地堡週圍的開闊地和每處死角，敵人早已標定好射擊距離。突擊部隊一露頭，機槍馬上猛掃過來，彈光拖着紅尾巴，鑽進草房的秫秸堆，燃起大火，把開闊地照的通紅。繼續停留下去，或者從這裏衝鋒，都是白白『送菜』了。就在這一頃刻，馬連長溜到溝裏，部隊也跟着他躲開火光，在冰窟窿上迅速躍進。待六〇砲把草房掀開時，他們已經挨到了羣堡北面的溝沿，離大地堡只十來米達。

這是最迅速也是最危險的衝鋒出發地。美式子彈特有的紅光，沿着扇形的槍眼織成兩層交叉火網，蓋住地面。六〇砲在草房撲了空，又緊跟着彈光的方向，撲到溝裏。可惜牠晚了半分鐘，第一顆砲彈在溝裏爆炸之前，警衛連的美式機槍，早已用同樣的火網掃進地堡的槍眼。破壞組趁着地堡混亂的時候，兩手榴彈便掀開鹿砦，鐵絲網也給幾斧劈開了。敵人第二次打響機槍，突擊隊已經撲到地堡跟前的小土稜。

7
五米達，機槍也蓋不住地堡裏雜亂的脚步聲了。突擊班對裏面吆喝道：『繳槍不殺！』裏面的南蠻子却開玩笑說：『死了也不繳給你們這些土八路！』——看不起東北人，有你受的！火網的紅光第三次照亮地堡前沿時，馬連長的身

影突然從地上蹣跚起來，勇士們也隨着殺聲撲進火網，讓閃着紅色尾巴的子彈，從胯下颼颼穿過，滾到地堡旁邊，把手榴彈塞進槍眼裏。

地堡裏起火了，秣稭燒着子彈，炸的敵人吱哇亂叫。就在這個奪取陣地的良機，一顆砲彈把馬連長的右腿打斷。他倒在地上，不住揚着兩手，把過來搶救他的弟兄們趕開，嘶吼着說：『別管我，趕快衝啊！敵人動搖了！爲人民立功的時候到啦！毛主席萬歲！』

四個班的守軍，除了死傷之外，都舉着雙手出來投降了。但是警衛連的勇士顧不上他們了，抓俘虜繳武器，讓後面的人幹吧！他們繞過幾處還在打槍的小地堡，向突破口兩側猛撲。躲在小砲坑裏的敵人，還要向他們打出第三顆手榴彈，打掩護的機槍手已經衝到跟前，從頭頂掃他一梭子。

馬連長躺在担架上，說不出話了。這個一手培養警衛連的英雄，直到臨死以前，還向身邊經過的弟兄連隊，伸出大姆指，看着他們從五分鐘打開的突破口，湧進其塔木的西北角。

爆炸英雄任子厚

華山

扛塊××斤重的炸藥，從村外衝到街心，死死釘在突擊隊後面，光是跑就够嗆了。又要躲開嗖嗖的子彈，又要直着腰幹。誰說爆炸手是好當的？任子厚跟着大夥閃到溝裏，敵人的機槍又順溝直掃過來，子彈紅光閃亮，就像長着眼睛一樣，盡往身上哧溜，沒個躲。

——步槍兵挨一槍，打個窟窿算到了頭；炸藥箱給『突突』一下，突擊隊可全『踢』了。任子厚一翻身，鑽出溝外，一斛頭栽出幾步遠。好容易摸到炸藥箱，隊伍已經過去了。他一面追，一面把雷管拔出來——越近街心，槍聲越緊，『炸藥叫毀了，拿啥完成任務啊？雷管放在口袋裏，打炸了就是我一個任子厚；爆炸手多着呢！有炸藥在，够敵人受的！』

9

好打的地方，用不着爆炸手。突擊隊一口氣拿下三個地堡，直撲到十字路口，任子厚跟着跑也跑不及，步槍兵好容易停下來，讓他緩一緩氣，爆炸任務

却來了：路口一座碉堡，突擊隊噤不動。就看爆炸組的本事了。

突擊隊拿不下，還有好去處嗎？房高的碉堡，只隔一趟街，底下兩層槍眼，嗖嗖的閃着彈光，一層齊胸，一層貼地，照的路口一陣紅，一陣紫，沒處藏身。任子厚看了看，這還有活的嗎？就算上得去，也不由你跑回來。這包炸藥，不準能掀倒牠。白搭上一條命，還完成不了任務，花不來。任子厚這樣一想，便把兩個藥包綁在一起，一大一小，足夠×尺長。他還怕威力不夠，把七個雷管全裝上了，引火綫也接上兩條，這條不着還有那條。

機槍班沒跟上來，誰打掩護啊？任子厚急的了不得，催連長趕快把他們調上。連長說：『用不着，打一排手榴彈你就上！』——這話也對，弟兄們擠在幾座院裏，正在碉堡底下，六〇砲一股勁甩下來，等你把機槍調到，院裏打不光也差不多了。『犧牲我一人不要緊，大夥能安全就行！』決心一下，任子厚便悄悄拿出鉛筆刀，把引火綫割下大半截。

三扎長的引綫，拉着了還來得及跑二十幾步。到遠處隱蔽起來。可是四挺機槍，早在碉堡裏等着，能跑過去就算好了，還由你往回跑嗎？最討厭的是：貼地的扇形槍眼，圍了一圈，敵人伸手一推炸藥就倒了，就算他沒這個胆，引

火綫『跡嘛』半天，敵人還不跑光了嗎？現在剩下不到一扎，任子厚心裏就寬敞了。他對另外兩個爆炸手說：『不要緊，打不着——我先上去，你們在兩旁跟着。要是我倒了，趕緊上來搶炸藥，接着上。可要扛大的啊！小的不頂事！』

返覆交代清楚，任子厚才摸到路邊。碉堡裏的機槍，還只管朝這邊的牆角『突突』呢，掩護的投彈手爬上牆頭，猛甩過去一排炸彈，把槍聲突然煞住了。路口一陣漆黑。——打得好！爆炸手還等第二排炸彈，衝鋒槍却響起來了。真糟糕，一排手榴彈，能把敵人壓住嗎？可是這樣一來，敵人就有戒備了。越遲疑越壞事，趁早上去得啦！任子厚直起腰幹，就扛起藥箱跑過去。

碉堡裏說：『上來了！上來了！』聲音在腳跟前雜呼的，才發覺自己正靠着槍眼。另一個聲音在後面罵道：『你媽的，上來了還不打咧？』任子厚剛把藥箱靠隱，裏面『嘩啦』一聲，壓上了梭子。

他閃到另一個槍眼邊，沒等機槍『突突』出來，火綫已經拉着了，猛扭身跑出四五步，爬到地上。馬上又給一團閃光掀起來，摔到半空，啥也不知道了。房子大的碉堡，在轟然的巨響中轟掉一角，頂蓋塌了半邊。突擊隊在濃煙裏衝進碉堡，土塊還忽喇喇的往下掉着。裏面一個排的蔣軍，當了俘虜還是迷

迷糊糊的，只管抱着腦瓜說：『這是什麼砲啊？我的媽呀……』

任子厚醒來的時候，突擊隊又要前進了。他渾身摸了一摸，啥也沒啥，就是腦瓜老嗡嗡的。旁人說：『捧出來文多還哩！好傢伙，下去歇歇吧！』好好的歇啥呀？也沒斷了胳膊，也沒折了腿。他接過一塊炸藥，追上大夥去了。

炸藥壓在肩上，剛才扛着還沒什麼，經這一炸，兩腿輕飄飄的，肩頭壓的吃不住，老往前栽。——吃不住也得吃啊！半道下火綫，任子厚不是這號蠢種。他挺直腰齡，嘴裏不住說：『不要緊，衝呀，……打不着的，』在頭裏領着爆炸組，躲開南面甩過來的六〇砲。

一砲落到身邊，把他屁股蛋炸傷了。他摸摸傷口，裏面硬梆梆的一塊鐵片，好疼！他悶住氣，使勁拔出鐵片來，嗽着打砲的地堡說：『又叫我送炸藥啦！』也顧不上紮傷口，扛起炸藥就跑，好像沒有掛彩一樣，摸到地堡邊的一堵牆根。

地堡裏的美式機槍『突突突』的，就是打他不着。——『你忙什麼，少不了你的！』他很快就把炸藥安放好了。

戰鬥了十二天，我才看到這位英雄。這天正是他參加共產黨的第三天。我

問他爲什麼早先不入黨？他說：『我參加民主聯軍才一年，差着遠哩！——黨員不黨員，我盡心就是。——黨員不是說的，戰場上叫大夥看看！不打個漂亮不入黨！』

董慶友打地堡

華山

突擊蔣軍營部的我第三連，前進道路又被地堡擋住了。

地堡蹲在幾座房院中的平地上，足有一間房大，却不到兩尺高，頂蓋像個饅頭，側有三尺來厚。迫擊砲落到頂上，只刨開一個小坑，動牠不了。

扇形槍眼緊挨地面，一個接着一個，從東北排到西北，控制住連隊的突擊方向。守軍共有一個排，一挺重機槍，兩挺輕機槍，還有六支衝鋒式。你爬過去，子彈剛好打到腦門，你俯衝過去，子彈就打到上半截身子，盡是要命的地方。攻到天發亮的時候，六〇砲又從地堡後面甩過來，打得突擊部隊乾冒火。

『咱們怎麼把『兩面』忘記了？』排長說。他們剛剛學過『一點兩面』戰

術，一聽這話又來勁了。隊伍繞到南面的房院裏，正好對着地堡門洞，相距不到四十米遠。

天已大亮。門洞窄窄的，沒有旁的槍眼。可是前面有一個機槍掩體，掩體前又是三個『六〇』砲坑，外面還圍着一圈鹿砦，只有一個三角形的出入口，可以進去。

第一個投彈組摸到土牆的缺口，向鹿砦門猛衝過去，把六〇砲手炸死了。自己也叫重機槍『突突』回來。第二個投彈組沉不住氣，剛剛打死了兩個機槍手，半道上又縮回來了。兩次突擊沒有成功，地堡裏的自動火器，已經轉到門洞這邊。牆角響一槍，隨聲就引來一梭子彈，露不了頭一時沒法還槍，只好眼巴巴的，看敵人把三條死屍搶走，重機槍和六〇砲也搬回地堡去了。

就是這門六〇砲把教導員打死的！那時戰士董慶友正在他身旁，也叫砲彈震倒了，半天沒醒過來，現在腦瓜還疼。看見敵人把砲拖走，更來火了。他對連長說：『我上去！——誰自報奮鬥，再來兩個！』

二十二歲的舒蘭人，入伍才八個月，口氣倒是不小。他把步槍交給班長說：『叫敵人擦倒了，白送一支槍。多帶手榴彈就行！』

從牆角衝鋒，敵人早等着了。董慶友帶上兩個戰士，跑進側翼的房子，聽準雙方的機槍打得火熱，便一脚踢開窗子，領頭衝到外面。槍聲中斷的時候，他已經進了鹿砦門，撲到地堡跟前。

裏面雜呼呼嚷道：『上來了！上來了！』他兩手往地堡一撐，左腳剛剛上去，門洞裏的衝鋒式已經端起，在他胯下響了幾槍。等右腳上了地堡，裏腿早穿了一個窟窿，把腳掌子擦掉一層皮。

董慶友坐在地堡上，可來勁啦！回頭看看，那兩個還沒上來。他爬到砲坑裏面，往前一探手，正好就是門洞。於是挽起袖子，拔出手榴彈來，一扭身，便到地堡去了。

這地堡也真鬼，裏面一道圓槽，挖進地裏一人深，當中留下磨盤似的土柱子，扛住頂蓋。敵人便繞着土柱子，躲開炸彈。當時董慶友打完了八個手榴彈，便向裏面喊道：『繳槍吧！都是中國人，咱們優待俘虜！』裏面不哼氣，反扔上來一顆手榴彈，打他頭頂飛到後面。第二顆打到身上，剛撥下去就炸了。這不是等死嗎？他四面看看，那兩個幫手已經上來，死死的爬在土稜後面。董慶友說：『把手雷給我！』他們正解帶子，地堡裏的竄出個號兵，回手就用

上來一輛手榴彈，董慶友趕忙用胳膊一撥拉，把牠掃到底下，順手撈過一塊硬梆梆的東西，也不知是石頭還是冰塊，朝那小子打去。號兵正找不到突圍地方，後腦勺挨了這一下，一頭便栽倒了。老半天才爬起來，趁着炸彈的濃烟，繞到北面，從鹿砦上翻出去了。

董慶友想：再出來個敵人不就毀了嗎？得把門洞看住。他撈過來一堆石頭，把身子挪到前邊，探下頭去。敵人沒有出來，却發現門洞的頂板，放着一大堆紅把手榴彈。怎麼放在那外面呢？準是演習用的。——管他是真是假，鐵的總比石頭強。他拿了一個，拉出火繩聽聽：裏面軋拉軋拉直響，還冒煙哩！趕忙塞進地堡裏，真的響了。董慶友心裏一樂，就兩手抱上來一大把，也不知是多少個，只顧得往裏面甩，直炸到敵人『噉噉噉噉』亂叫，才停下手來，叫敵人繳槍！

敵人還是不繳槍。——『你不繳我還打！』董慶友記不清抱了幾把手榴彈，更記不清打了幾個了。只知道非把六〇砲繳過來，給教導員報仇不可。看看敵人還不了手，兩個突擊班全湧了上來，手榴彈一股勁打到門洞跟前，炸的董慶友耳朵嗡嗡直響，眼睛什麼也看不見了，腦瓜疼的快斷成兩半。

董慶友爬在砲坑裏，迷迷糊糊聽見敵人說：『不要打啦！同志們，繳槍啦！』聽到『繳槍』董慶友才清醒過來，他站在地堡上說：『把槍從槍眼扔出來！』

敵人扔一支他數一支，就是還短兩樣。他說：『還有！』狡猾的敵人，還想玩花樣呢，幾個人爭着說：『沒有啦，真的沒有啦！』——『你沒有我可還有呢！』董慶友又抓過個手榴彈，塞進門洞，敵人才乖乖的把六〇砲和水壓重機槍送出來。

劉家勝怎樣打地堡？

華山

『這次我學會了：漂亮仗不光是「打勇氣」，更要「打戰術」；立功也不是自己逞能，三三制小組領導好，功勞就大！』

榮獲『其塔木戰鬥英雄』銜的班長劉家勝這樣說。下面的談話，就是他親身體會到的經驗。

聽說打其塔木，我心裏真高興，自己訂下立功計劃，嘴裏可不說。——我二十二歲，不短胳膊不短腿。參加隊伍快一年了，不能算新兵啦，四平也打過，××嶺也打過，頭秋我參加師部羣英會，沒選上，心裏怪窩火。我想：定是咱沒能奈，本事不到家。這次非弄塊英雄牌掛掛不可！

偏巧咱連的任務是打『出水』，旁人打的乒乒乓火熱，咱却整了兩天。『怪凍腳的，爲啥還不打啊？』我說，心裏怪癢癢的，好容易請來了命令，又不叫我頭裏看地形，真坑人！房子裏整不住，我跑到馬棚往外瞅：呵！房子東南三十來步，就一個地堡。我就去找指導員。

他正在南牆掏槍眼，我問他：『幹嗎？』

他說：『牆後有個地堡。』——可不是我看見的那個？我說：『這地堡我包啦，讓我去吧！』

『等一等，挖好槍眼再說。』他不給命令，我又跑到馬棚瞅了瞅：南北大街兩座大碉堡，正好封鎖住咱們的後門，只要跑過這幾步，就有一道地稜，岔到地堡北面十來步，彎腰過去不碍事。我二次又找指導員，我說：

『下命令得啦！這地堡是我的事！』

指導員說：『看你這劉家勝，地堡能飛了？等我看了地形再說。——白白犧牲了還完不成任務，這算啥？』

指導員說的也對，『完成任務』，這不是鬧着玩的。我三次跑去瞅瞅：——可不是！地堡裏有一挺機槍，頂少是一班人，三個槍眼，我一個人能把住嗎？地堡南還有個後門，要是敵人『出水』，往南一跑不就白搭了？我說去一個小組，指導員才答應。我說：『自抱奮勇的來兩個！』

副班長說：『算我一個！』我說：『當然有你囉！』我故意拿這話激激旁人，好像大夥都不如他。我一面說，一面拿眼睛往潘世祿身上瞟了瞟。這個新戰士，出發時情緒就很高，就是腿老長瘡，不好使，大夥都叫他『潘瘤子』。我見他站起來又坐下，站起來又坐下，話到喉嚨又嚥下去了。我就裝着沒看見。

第三次走到他旁邊，他忍不住了，他問我：

『班長，你是挑人啊，還是自願的？』

『當然是自願的囉！』我說，又過去了。

『我去行不行啊？』

我不說行不行，回過頭却反問他一句：『你不怕？』

這一下可鼓上他那股勁來了：『我一樣不短胳膊不短腿，怕啥？爲人民立功，不就是這時候嗎？我去！』

我帶上他兩人，摸到門後，指給他們衝鋒道路：我在中間，副班長繞北面，潘世祿繞南面。我指點完了，突然說：『潘瘤子上刺刀！』

他臉紅了一下，勁頭更大了：『班長，你放心吧，臨衝鋒還能忘了上刺刀？』——他一面刺刀，一面說：『我腿不好使，第一個上，免得掉隊了！』

正好，地堡裏敵人正卸機槍腿，大概平射打不着南牆的槍眼，正忙着對付這兩個窟窿哩，等街兩頭的碉堡發覺，潘瘤子已經跑出了幾步，突過了交叉火網。他跑到土稜，機槍也跟着打到土稜，子彈擦着坡頭，把雪粉土塊削到他頭上，就是奈何不了他。副班長和我也趁這時候，一個箭步突過去了。那樣危險的地方，想不到啥也沒啥。

我爬到地稜，離地堡纔十來步，先給他兩個手榴彈再說。一甩正甩進槍眼，敵人吃不住，叫投降了。

說繳槍可不出來，人還在裏面嘸嘸嘸嘸的，忙着擺弄傢伙，我仔細一瞅：機槍可不是又按上了梭子？定是準備『出水』了，我兩個手榴彈甩到後門口，封鎖住突圍道路，兩個傢伙恰好露頭，一下子叫炸壞了。

敵人又說：『不打啦！同志們，繳槍啦！』我想：他一班人，咱才三個，假投降就得吃大虧，我心裏打個轉，就說：『武器全放在裏面，空着手出來，都給我舉起手！誰帶武器，把你一窩鬼崽子都炸了！』

八個人舉着手出來了，還有兩個掛彩的。現在，我更覺着三人小組好了，叫我一個人，又要對付俘虜，還要繳槍，真不好辦哪，潘瘤子舉着刺刀，監視他們八個，我就和副班長去檢武器。哈，一挺機槍、一支衝鋒式、三支步槍，——這地堡火力再強，咱們一組也吃得了，——『打戰術』嘛！

『再打仗我可有底啦！』

華山

一個醇樸的農民，決心爲了翻身利益，獻身自衛戰爭，一開始便碰到激烈

戰鬥的嚴重考驗。——他怎樣才能够把高度的立功熱情，放在戰術基礎上，迅速變成鞏固持久的戰鬥意志呢？在其塔木戰鬥立了一大功的新戰士潘世祿，和我談了下面這段話。

不是民主聯軍，我家能翻身嗎？指導員說：爲人民立功，我一聽就明白。爲人民，就是爲我家嘛！兩垧地，祖祖輩輩那見過？共產黨來，我家才有這份產業了。去年六月參加咱主力，我真樂，爲人民立大功，我老爺子臉上也光彩。

光榮是光榮，臨上陣心裏可毛啦：砲彈忽隆隆的響，也不知道那疙疸掀過來的，那狗操的美國槍，一聲一溜火，就和長了眼睛一樣，盡往你身邊忽撩。——我今年三十五歲，身上哪疙瘩不是莊稼人骨頭？我家在通化落戶，七歲我就跟上哥哥放豬，九歲起自己放了八年，十八歲種地到廿一歲，正趕『九一八』事變，糊裏糊塗給挑了兵，到保安隊打胡子。我守在砲樓裏，底下『軋蹦蹦』一槍正中槍眼，一塊土皮蹦到頭上，『我的媽呀！』腦瓜往下一縮，身子早滾到牆角裏。我兩手抱住槍，你怎的打我反是不打了。第二天掛號回家，再沒敢轉回去，連夜把家搬到蛟河，這才躲開挑兵，又給滿洲國抓去下煤窰。

下煤窖十二年，真個是『吃陽間的飯，幹陰間的活』，四塊石頭夾着咱一塊肉，——不知那疙疸撲通一下，把你壓到底下去了。一天十二點鐘，頂着星星出來，頂着星星下去。挨到光復，總算露出頭來，見着太陽了。剛好我叔叔從熱河來找我，說八路軍怎樣怎樣好，老百姓都翻身啦！婦女坐在樹下紡線線，不吭氣就能抓個日本探子。……一宿話打動我的心，就要當兵去。叔叔說：『別着忙，等老部隊來了再說，跑錯門可後悔啦！』我等不住，見招兵就參加了，也不知啥部隊，當官的今天講話是『弟兄們！』昨天講話還是『弟兄們！』嗨，怎麼不說『同志』呢？心裏一納悶，我就跑了。二次參加常司令的隊伍，說話可不一樣了：『同志們！』司令說，『我們的前身是工農紅軍；是抗日聯軍，八路軍，新四軍。民主聯軍是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我一聽這句話，心裏忽刺的就開開兩扇門，全透亮了。這句話，到如今我還記得！

我樂意一呆，他們偏不要我，說我不抽大煙，就吸料面。你想想，我下煤窖十二年，臉色還能好嗎？我說沒嗜好，誰知這條腿也叫挑上了，——大夥不是叫我『潘跛子』嗎？就這條腿老長瘡，不好使，到頭叫洗刷出來。

我不服氣，又跑來參加這部份。聽說是老部隊，這才樂呢！從倉跑那，行

軍趕不上，可也沒掉隊。整天擔心這條腿丟我的臉，就忘了到底離家多久了。有一天父親來看我，父親年老不中用了，兄弟不聽說，一見他，我就憶起家道。他說：『現在好啦！分了兩垧地，頂好的地！』我說：『能務上一垧，就够你老人家吃用的啦！』他說：『可不是，咱祖祖輩輩，那見過這些地？現在屯裏窮的不窮，苦的不苦了，好世道啊！不是共產黨，有咱今天嗎？你可不能開小差，跑回去我這老臉掛不住了！』

我說：『那能開小差呢？我還要給你老人家增光哪！』爲人民立功，我嘴裏不說，就盼打仗。這次出發，聽說要送病號上後方，文書到咱班抄名字，我心裏就長個疙瘩，我問『抄啥啊？』班長說：『你也去吧，走路不方便！』我說：『一樣不缺胳膊不缺腿，旁人上前綫立功，我到後方幹啥？班長你放心，打起仗來，我腿就不疼了！』

班長答應了，但總是不放心，一路上要替我抬槍，我說：『班長，你別操心我，你把這份心放在旁人身上吧！我就是跑掉一條腿，爬也要爬上火綫！』——當孱種，我潘世祿不是這號人。可是乍到其塔木，心裏可發毛啦！那狗操的美國子彈，一響一溜火，紅光閃亮，盡往你身邊竄，就像長了眼睛一樣，咱到

那裏牠跟到那裏，哧溜溜價，一股勁蹶到腳跟前，蹶的土都冒煙了。我心裏沒底啦，兩眼死死跟着班長轉，他到那我跟到那。——他可是腰也不彎，三步兩步就跨過大街了，就像小孩踩着花砲玩似的。我猛的悶住氣，也跨了過去，顧不上是死是活——哈，一煞眼竄過去，身上啥也沒啥，這玩意，吓唬人罷咧！

我剛緩過口氣，砲彈又跟着打過來，眼前一座房子，登時着了火，偏巧那晚好月亮，地上明晃晃的，白天一樣，哪有個藏處？砲彈打過來，未落地先打哨，那呼哨鬼叫魂似的，打腦門直攢到心窩，不由得渾身骨頭都酥了。班長說：『臥倒！臥倒！不要動！』大夥爬到地上，我也跟着爬到地上。班長可老是站着，他自己沒事一樣，這邊走走，那邊看看，瞅見誰沒有躺好，他就說：『離開點，別躬着背，放平啦！』也真怪，眼看着十來個砲彈落到跟前，我一層柔皮也沒叫牠擦破。

跟着班長來回跑了一宿，我心裏就有個底了。人是活的嘛！敵人要打我，我還要找他打哩！班長說打地堡，我就來勁了。爲人民立功，『好樣』『好樣』就在這一陣啦！我有心報個名，他可不待理我，打我身邊走三趟，眼睛一掃又過去了。——咱排都是老同志，定規是瞧不起我，怕我完不成任務吧？人

家是好腿好胳膊，我呢，出名的潘跛子，想到這裏，我站起來又坐下去，站起來又坐下去，話頭跑到喉嚨又嚥下去了。

到底塞不住這股勁，我悄悄問了一聲：『班長，你是挑人啊，還是自願的呢？』

他說：『自然是自願的囉！』

我還不敢直聲說『我去』，旁邊二十二個人，他說聲『不行』，我潘跛子不是又丟人了？我只是說：『我去行不行？』……他也不說行不行，反過來問我一句：『你不怕！』我說：『潘跛子不是那號人！一樣不短胳膊不短腿，偏我孬種？我去！』聽見班長說聲『好樣的』，我够多樂！正要上去，班長却說：『潘跛子，上刺刀！』你看，我差點忘了上刺刀了。我說：『班長你放心吧，臨衝鋒我不會忘記上刺刀的！』我又怕腿不好使，跟不上他們，就誤了任務就壞了，我說：『我先上去！』這時候腿也不疼了，也不跛了，——跛是跛，心裏一樂也不覺疼了。班長真能，他說土稜好隱蔽，我爬上去正好擋住半截身。十來步遠，偏我能打敵人，敵人可够不着我。班長說：『繳槍！繳槍！』我就賊住地堡門，刺刀端得挺挺的，怕狗子的跑了。

說繳械又是樂的！八個人舉着手出來，班長命令我看住，這才難啊，狗肉的要是在上來，我一個人吃的住？搭上條命小事，三個人抓的俘虜叫我弄跑了，這才弄種啊！正着急，班長忽然吼起來：『跪下！』

這一吼我的心忽刺一下轉過個啦，我馬上接着說：『跪下！跪下！統統跪下！』這時我的心也靈動起來，我想：要是他們腰裏藏有武器，一回手不就撩倒我嗎？我端着刺刀轉到他們背後，說：『那個鬼崽子動彈一下，我一刺刀把你挑死！你們老老實實，民主聯軍可是寬大政策，不為難你們，還優待……』指導員上的課，我記得多少說多少，正說的樂，班長又叫我拿槍？哈哈，都是美國造，這路膊掛了三支衝鋒式，懷裏還抱挺機槍，還搭上三十七個梭子，壓的吃不住——吃不住一樣抱着，這就够我樂的，還能扔了！咱繳的槍，有我一份哪！……這一仗，我潘跛子學的真不少：躲機槍，躲砲，打地堡，捉俘虜……再打大仗，我心裏可有底了！

『爲着我，跟着我衝呀！』

任傑

其塔木戰鬥一開始，×團五連連續打掉了敵人兩個砲樓，副指導員常安科同志的腿部帶了彩，戰士們看到了說：『下去吧，副指導員！』常安科同志爲了鞏固戰鬥情緒，却說：『我是在衝鋒時候碰上的血，沒有負傷。三排跟我來！』

第二顆子彈又打中常安科同志的肩膀，可是他像不覺得一樣，領着同志們繼續向敵人連部大堡壘衝鋒。在離堡壘十多米的牆角下。飛來了一顆手榴彈，在常安科同志身邊炸開，他被炸得暈過去了，身上負了五處傷，都向外流血。八班副說：『把咱們副指導員揹下去吧！』

常安科同志忽然爬起來大聲的說：『誰敢把我揹下去？我以戰場紀律制裁他！』

一個戰士低聲說：『副指導員，我們爲了你呀！我們犧牲幾個不要緊。』
『要是爲了我，就跟着我打！打下這個大砲樓，才是我的好同志，好戰』

友！爲了我，跟着我衝呀！」

在一陣手榴彈和劇烈的槍聲中，敵人被我們完全解決了。繳了一挺機槍，五支步槍。這時右翼砲樓上打來了一顆子彈，正中常安科同志的胸部，他躺下了，他知道這次傷勢嚴重，向同志們說：『我背包裏有兩萬塊錢公款，是全連的菜金，八班副，你拿去交給指導員。同志們，你們都是我的好戰友，要爲我復仇！』他的語音慢慢低下去，吐了一口血，突然提高聲音喊：『共產黨萬歲！共產黨萬歲！』就不作聲了。

戰士想起他平時的和藹和戰鬥的勇敢，當場流出幾滴眼淚。三排副夏照全同志怕影響情緒，馬上大喊：『同志們，給副指導員報仇，衝呀！』戰士像猛虎一樣的衝了過去，常安科同志也給抬走了。

戰鬥結束後，全連公認常副指導員爲戰鬥英雄，功勞簿上的第一名。幾天來，只要一提起常安科同志，五連同志都是異口同聲的說：『咱們副指導員真是英雄，犧牲得太可惜！咱們都牢記他的話，如果再打仗，一定要更加勇敢！』

幾天後，牛教導員帶來了一個消息：『常安科同志沒有死，當時因爲流血

太多，暈過去了，現在醫院休養。」同志們一聽這個消息，都興奮地說：『好！希望他快快痊愈，領導我們作戰！再有戰鬥，我們首先要求任務，一定把五連成爲戰鬥模範連！』

焦家嶺圍殲戰

荒草

國民黨新一軍的兩個營，在其團長譚雲生率領下，蠶食到長亭河附近的焦家嶺。

陰曆臘月十五這天下午四點鐘，我軍就和敵人新一軍打響了。

黄昏。我們這個團正在吃飯，聽見不遠處密集的機槍聲和砲聲，大家興奮得磨拳擦掌地準備撕殺。周團長從師部寫回來一封信，告訴了敵人的情況和我軍的部署，我們這個團要從南面繞到敵人的側翼去側擊它。

十五夜的圓月高高的掛在天空，銀色的月光洒在銀色的雪地上，隊伍牽成一條綫，靜靜地繞到焦家嶺的南面和西南角去。近處只有雜沓的脚步聲和寒村

的狗吠，遠處只有焦家嶺山半腰小村屯燃燒着的火光——這是新一軍從山頂上用砲彈把它打着了的。

部隊繼續地往前運動，佔領了小乾溝背後的山地，這兒與焦家嶺隔溝相望，恰在其東面。

師部的命令來了，我們的兄弟部隊已經繞到了焦家嶺的西北和西南面。拂曉前我們完成了對敵軍的包圍。

後半夜颳起了猛烈的西南風。機槍聲步槍聲疏疏落落的響着。信號槍的紅光像流星一樣在地平綫上交叉橫飛，劃破了黎明前的夜空。隊伍散開着，爬在雪地上，亮睜睜的刺刀在月光下閃着銀光。戰士們反穿着棉大衣，左胳膊還纏着聯絡記號，在凜冽的寒風中嚴密地監視着敵人。我向一個戰士說：

『這一回好好的爲人民立個大功勞！』

『哼！』他說。『轉來轉去找敵人，找了幾個月，這一下把它找着了，還能讓它跑了？』

『我繳一挺美國機槍就夠了！』旁邊一個戰士說。

另外幾個戰士也小聲地說了幾句什麼話，顯然，每一個人都各有自己的立

功計劃：繳獲些什麼槍，多抓幾個俘虜，如何去打死敵人。……

師部又來了命令，任務是：『用一切方法防止敵人逃跑，敵人跑了你們要負責！』周圍長一夜沒有合眼，第二天又整整部署了一天。把東面和南面的陣地佈置得很嚴密。

焦家嶺西南嶺上，敵人佔據了一個小屯子，和兩座獨立的小院。白天，我們的友鄰部隊發動了對西南嶺上的敵人的進攻。整整颳了一天大風。但我們的砲火摧毀了敵人憑以頑抗的小屋。敵人的增援又上了山頂。戰鬥進行得很殘酷。

焦家嶺東山頭上是幾座大院落。這兒擺着敵人的主力。我們的山砲震動山谷的轟擊着它，另一個友鄰部隊也發動了衝鋒，佔領了半山的陣地，敵人用兩個連的兵力企圖反衝鋒，被我們打退了，敵人的一個副營長於絕望中自動跑入了我軍的陣地來投降。

黃昏的時候，激烈的戰鬥展開了，槍砲聲像炒豆子一般的爆炸着，照明彈高懸在空中，月亮仍是像昨夜一般的明朗。這一夜，有我軍的衝鋒，也有敵人的反衝鋒，敵人『呀呀』的叫着，從雪蓋着的山溝中往外衝，但很快的就被我

們打回去。一夜的戰鬥，完全打滅了敵人突圍的希望。

砲火打到天明，焦家嶺東西兩端的山頭上的院落逐漸着火燃燒起來了，大火燃燒得熊熊地，勝利的消息傳來了，我們的友鄰部隊佔領了這兩個高地，焦家嶺的敵人據守的許多個小園子全給我們攻下了，敵人死傷了好幾百。我們俘虜了敵人二三百，還繳獲了電台。

只剩下山溝中一座村屯的敵人了，連敵人的團長在內，都成了堯中之鼯了。敵人今天雖然開來五架飛機助戰，實施瘋狂的掃射，但是也挽救不了它的垂死的命運。黃昏時候，我們四面發動了對山窪中的敵人的進攻，經過半個鐘頭的戰鬥，敵人便開始突圍逃竄，但是不論它怎樣狡猾，也逃不過我們的天羅地網，敵人團長譚雲生所率領的殘兵敗將沒逃到三十里，便全部當了我軍的俘虜。

敵人的主力新一軍一五〇團的一千二百餘人在焦家嶺兩天兩夜的激戰中便落得個全軍覆沒。附近的老鄉翹起大拇指對我們說：『新一軍這樣的隊伍，你們都打垮了他，你們真是這個！』

我們這個團完成了阻擊敵人的任務，敵人沒有從我們這裏跑掉一個。

史振標立了頭等大功

吉 戈

三九天氣，凍得簡直伸不出手來，再加上寒風狂吼，雪花亂舞，臉皮就同刀割一般難受。但是，人民的子弟兵，還雄糾糾地爬在山坡上，監視這將要毀滅的敵人。

焦家嶺西頭的黃塲子戰鬥繼續了一天，陣地上已經有些傷亡，二排長史振標同志便開始出來動員鼓勵：『同志們！我們是爲老百姓幹的，要不怕犧牲流血，現在我們替傷亡的同志報仇，大家要堅決殲滅敵人！』於是伏在雪地上的同志，一個個像猛虎般的跳了起來，手榴彈提在手裡，一股勁的向敵陣地衝去。山崗上的彈煙、頓時迷漫得看不出人影，彈火一溜一溜的，超過打鐵的火星。一排長就在這火星中躺下了。史振標同志立即很好組織部隊，分配大家具體任務，叫大家伏下。敵人打得比先前更兇，彈片像冰雹似的向身旁飛來。這已經是在距敵人二十多米的的地方，幾十個敵人亮閃閃的刺刀在發光。但是敵人怕死，明知

道這兒人少，也不敢衝過來。

槍聲緊一陣慢一陣的，陣地對時已經有四五個鐘頭，狡猾的敵人開始第一次衝鋒，史振標站了起來說：『同志們，我們要沉着氣，敵人過來，大家一齊打排子槍。把刺刀上好，準備拚刺刀，平時挑戰宣誓，這時可不要忘記。要爲人民立功，也就在這個時候！』敵人像野豬般的撞過來了，我們的陣地上激烈地響起一陣槍聲，於是一條條活冬瓜就擺在面前，向回跑的幾個中央軍，弓腰駝背，充分表現出怕死的樣子。

吃過虧的敵人，比先前稍微安靜一些，他們已經知道砲彈嚇不了人民的衛士，放射的數量也漸漸鬆疏。

北風颳得連眼睫毛都結了冰，日頭也快下山，四週漸漸昏暗，五十多個敵人，前面三個拍着手，後面提着衝鋒機，想混過來假投降。史振標同志不慌不忙的提高嗓子假喊起來：『一排長、二排長、三排副注意：準備好刺刀手榴彈，現在敵人已經來投降，大家乘機會衝鋒奪山頭！』說着帶一個戰士衝上去，一連幾個炸彈。那班傢伙頭也不回的向後溜，被伏在地上的同志兵兵兵，一陣射擊，連爬帶滾的躺下不少。

過不了二十分鐘，又有六七十個敵人從側後繞過來了。史振標同志一看不妙，一點沒驚動班裏的人，自己帶一個戰士，通過一條小溝，偷偷地爬上山坡子。敵人毫不知道，走過去兩個，剛叫喊着：『八路的，繳：：：』槍聲還沒喊出來，轟轟轟轟的幾個手榴彈，早落在身旁了，史振標同志高高的伏在山坡上笑着說：『老子繳給你炸彈、刺刀，你來呀！別跑，別跑！』這下子可把敵人嚇壞了，一股勁兒只顧向後跑，有幾個帽子給風颳掉，鞋子掉了一隻，也不敢回頭來拾，赤着腳光着頭從雪裏面斜道飛跑。

天黑了，四處山上都織成火紅線網，照明彈東一個西一個，天上不知增加了多少星星，人民的功臣在山上伏了一夜。

從陣地上換下來以後，天已經發白，大家剛剛睡熟，哨兵從外面竊進來報告：『敵人開時突圍，打南山拐子向正西跑。』他們一聽，拔腳便向外跑，史振標同志走在最前面，看到敵人有二百多，一面溜一面打機槍，他不管，湧上去就奪機槍，霎時，一挺光亮的美國機槍，變成了人民的勝利品。他立刻對準敵人便扣，槍管裏堵了雪，打不叫，很快跑回幾步，把機槍交給機槍班長，並借去一挺衝鋒機，一手拿卜壳槍，一手拿衝鋒機，拼命地猛追過去。看看快

趕上了，都都一梭子，敵人的去路就給截斷了。廿多個人轉彎便向另一條山溝裏跑，他更加追得緊，敵人知道跑不了，回轉身架起兩挺機槍兩個衝鋒機，對準史振標便要開火，這時他才知道後面沒人跟上來。他並沒畏縮，還是繼續向前，很機警的把衝鋒機往肩上一扛，卜亮槍向腰裏一插，客客氣氣的喊着：『喂，中央軍弟兄們！現在八路軍已佈置好天羅地網，你們橫豎跑不掉，前路被截斷，後面追兵馬上就到，你們打死我沒有什麼，可是你們大家都活不了，我看還是繳槍吧，保險不殺你們，不搜腰包，不捆，優待你們。』敵人一個連長聽懂了他的話，開始問道：『到底殺不殺？你是什麼官，能保這個險。』史排長拍拍胸膛說：『你們放心，當兵的說一句算一句，那個打槍是禿種。』八路軍官兵一樣，我是排長，保險不殺你們，放下武器，跟我走！』敵人把槍擲在地上，他前去先和那連長握了握手，帶着機槍衝鋒式走在前面，廿三個俘虜跟在後面，有的還替他扛着步槍。

繳槍的好漢，還是不忘繳槍，他把俘虜送給四班，一個人繞過樹林子，斜着山坡追去，又繳到一挺機槍，交給了他不認識的同志，自己還是繼續向敵人堆裏趕。追到快够上動手了，猛一叫喚，失膽的敵人像烏鴉般哇哇地四散亂竄，

丟下兩門迫擊砲。他還捉到兩個中央軍，讓他們把砲扛上肩，跟着他走回來。整個戰役中，史振標同志一個人繳到四挺機槍，四個衝鋒機，兩門迫擊砲，一架望遠鏡，二千多發子彈，立了全團頭等大功。

任之玉是顆大紅星

吉 戈

戰鬥打響了兩天一夜，焦家嶺西南山頂上那座草房，被我猛烈的衝過七次，但敵人依靠居高臨下的優勢地形和美械武器，死不肯繳槍。五連四班長任之玉同志氣得直喘：「窩媽的，當真他們是天下第一軍嗎？老子不拿下這房子，頭都不要！」

九點半鐘，五八連吹起激昂的衝鋒號，月光下四十多個同志，一溜煙的向敵火下跑去。當他們冲到距敵人還有七十多米時，掩護前進的機槍，忽然打不叫了，眼看着敵人的機槍、衝鋒機、六〇砲，呼呼的打來。四十多人在敵火下停留，必然遭到嚴重的殺傷，任之玉同志忍不住了，立刻自動站起來組織起二

排剩下的十個同志，分三組繼續向敵人突擊。他跟李其芳、宋永六等編成投彈組，四個人分三路冲上去。半路上一個同志負傷，另一個帽子給打掉，他們毫不畏縮繼續向前。快到房子跟前，宋永六湧上去打了三四個炸彈，幾十個敵人還伏在彈煙中打槍。他們三個人又是一陣手榴彈，炸的房子七零八落，敵人終於跳出窗子向後亂跑。任之玉同志看到敵人動搖，一聲喊衝，便突進這打了好久的陣地。

這陣地的得失，對敵人的存亡有它的決定作用，敵人死也不肯放棄。但我們只有三個人，任之玉同志很機動地交代宋永六、朱其芳，叫他們隱蔽好死守幾分鐘，自己冒着密密的子彈下去帶來下半班。七個人守了兩個多鐘頭，後面的部隊還不上來，這兒又沒有機關槍，有的步槍凍着打不叫。敵人距離只有一百多米，機槍打得哇哇叫，大家有些着慌，任之玉同志便召集開會，他說：『同志們，這座房子我們七個人費了很大力量才佔領住，這是一個最重要的陣地，要是放棄掉，也對不起傷亡的同志，對不起黨。大家應該準備好刺刀手榴彈，敵人來了一齊打反衝鋒，不做敵人的俘虜，七個人死也要死在一塊，我當班長的帶着大家幹！』同志們都非常感動，情緒也提高起來。逼近的子彈打得

更緊，他也不管，一個人伸出頭，從牆缺口裏觀察。他看到對面敵人太多，沒機槍不行，又派班副王東福到下面去要機槍。機槍射手打不好，任之玉同志親自指揮着打，子彈打完了，射手揹着機槍下去換子彈，好久也不見上來。五班副下去找，也不見上來。班裏只剩六個人，每人只有三五發子彈，炸彈一共只有四個。六七個敵人衝上來了，他叫大家一齊對準敵人打排子槍，打斃兩個，下餘都縮了回去。不大一回，又上來一羣，他們六個人還是不亂打槍，一致聽班長指揮，拍拍拍一排子槍，敵人再也不見動。房子四週的砲彈、機槍彈，碰得到處是破洞，敵人第三次又偷爬來三個，一二組長霍從發同志，兩槍打倒了兩個，另一個回頭便跑，他很沉着的對準這小子的背影，兩槍又把他打斃。

打了七八點鐘，還不見後面有人來增援。東方已經開時發白，敵人的砲火打得更猛，同志們摸不到頭緒，又有些沉不住氣了。任之玉同志在紅紅的火光下很興奮的動員大家說：『我們是爲了老百姓幹的，死了也光榮，沒有炸彈、子彈、我們有的是志氣和血肉，這個陣地已經守了好久，我們要一定繼續堅持下去，就是剩一個人有一口氣也要拚到底！』當他一講完，大家齊聲說：『好，堅決拚下去！』

一絲絲紅霞，從山崗上漸漸上升，他們依舊雄糾糾的伏在陣地上。已經有九個鐘頭了，敵人再沒能踏上這復活的土地。

任之玉同志就在這次戰鬥裏記了頭功，成了光榮的戰鬥英雄。

王金環

紀雲龍

……王金環同志此種英勇犧牲的精神，貫徹發揚了革命英雄主義，在革命史上寫下了可歌可泣的光榮事蹟，實令人欽佩，特追認爲我全師頭等戰鬥英雄。

——師政治部通令

焦家嶺，浸沒在緊張的沉寂中。

41
各連接到命令，往山根下迅速運動。一刹那的功夫，同志們的情緒全像通了電似的緊張起來了。在離開團指揮所的小樹林之前，每個人向指導員交出了文件、錢和心愛的東西，然後抬頭向這邊望一望，就走了。

七班副王金環兩手抓着機槍，上前和指導員要求說：

『我帶突擊隊幹吧，我們班跟全連各班都挑戰了，我一定要完成立功計劃，我不能空頂戰鬥英雄的牌子！』

指導員用親切的眼光看了他一下。拍着他的肩膀說：

『今天立功的日子到啦，七班好好掩護咱們四連衝上去就行，幹吧！』

同志們把槍都抓得緊緊的，彎下腰，不說話，跟着大隊；他們的心裏却是說不出的樂。坡頭上，稀稀拉拉的草房子看得真真的了，蔣軍就像甕裏的釐一樣，眼瞅着叫我們拿了活的。

四連在一塊窪地前停下來。王金環一看地形差一些，他和副射手張占海在一顆大樹後邊架好了機槍，爬在雪地上。太冷了，伸不出手來，可是殺敵立功的熱情燃燒着他倆。

七班副向崗子上吊了吊準星。他這挺美國七九機槍老有點往左偏的毛病，但他很愛它，這是去年長春戰鬥搶奪飛機場時，他親手從新一軍的一個機槍射手手中奪過來的。他討厭槍身上的那行美國字，就用自己的立功計劃貼上了。無意間，他摸着了那張紙條，低聲和張占海說：

『真有意思，這回拿咱們的美國機槍和他們的美國槍幹，看誰幹得過誰』

吧？」

張占海也小聲說：『美國槍好是好，這熊玩意兒就是天一凍愛打不響。』

『擱油了嗎？』

『擱了。』

『這回咱們再繳一挺新槍吧！』

張占海扯起嘴角，笑了笑。

正一點，我們的大砲發出信號，戰鬥開始了。於是整個的焦家嶺又地動天搖了。

三連從左邊上去，他們的殺聲一會兒就湮沒在六〇砲聲裏，敵人沒有別的辦法，老是瘋狂的發砲，作着垂死的掙扎。黑烟籠罩了天空，月光忽隱忽現。

王金環爬在那裏非常着急：怎麼還沒有命令呢？快上吧！

過了大概五分鐘，團長命令四連從正面上。

連長帶着兩個排先殺上去，但是敵人很快就發覺了，用密集的機槍火力將四連封鎖在窪地裏。那塊倒霉的窪地太大了，雪沒腿肚子，跑不起來，就像陷在泥坑裏一樣，戰士們必須一拔一拐的走，連長命令臥倒。

敵人一股勁兒砲轟。有一顆砲彈落在四連的二十米達附近，但這一下却被我們的砲手吊準了目標，兩迫擊砲把它打啞叭了。可是穿梭般的機槍子彈，仍然封鎖着前邊那道斜坡。

王金環緊閉着嘴唇，不出一點聲音，他握緊了機槍，和敵人比賽着火力。張占海也和他一樣的沉着，緊張，低着頭一盒盒的遞着梭子，一年以來，他始終和王副班長在一個機槍小組裏並肩作戰，他比王金環的個子矮一頭，但他們配合的很熟練，他們了解的最清楚。張占海記得在奪長春飛機場時，七班副是第一個帶着突擊隊闖上去的，那時其他的同志還沒跟上來，七班副回頭着急的喊：『咱們是什麼隊伍呀，在敵人面前裝熊種？快衝！』

這時，王金環頭也不回的喊他：『老張，再來梭子，快！』

真像在四平戰鬥時，七班副說的，『咱們像開晚會的擊鼓傳花一樣』呵。王金環心中想信：最後勝利一定是我們的，一個鐘點，也許半個鐘點，就要解決戰鬥了。他切記着指導員給他的任務——掩護四連衝鋒，他知道他一定現不了眼。

趙連長掛花下來。指導員和王金環打了個招呼，就往上跑，王金環聽見指

導員叫他們機槍班跟上去。

這一會兒的功夫，可把他急壞了，他媽的人家的機槍火力壓住咱們人上不去，班長的歪把子却不響了，突突一會兒就啞叭，怎麼回事呢？過去一看：嚇，油凍了，怎麼早不出毛病，晚不出毛病，單趕上這時候，他就告訴班長快拿火油烤，他趕緊帶着輕機和兩個小組先上去。

槍彈真是賽雨點呵。

他心裏說：嗨，回頭敬咱們的吧！

碰見了三排長，問他在那裏，『就前邊，不遠了！』爬了十米達，副排長告訴還在前面。又爬了幾步，叫張占海在樹後按好了機槍，這時才看清了些。敵人第一綫陣地就在正前方二百五十米達遠，他們張惶亂吵的鬢子口音都隱約聽見了。同志們準備好了刺刀、手榴彈。

跟着，衝鋒命令下來了，雄壯的衝鋒號響了。同志們都來了勁兒啦，喊着：殺呵！衝呵！

王金環也不自覺的昂起頭來，喊了一嗓子：『同志們！幹呵！多殺敵人，多捉俘虜！別裝熊種呵！』

鋼鐵般的四連同志們從槍林彈雨中，終於通過了窪地。

可是王金環猛一下站了起來。

『老張！』他叫着。『不好，敵人集中了新火力，太硬，怕咱們人吃虧呵！』一剎那間，他又像發現了新大陸似的，從眼睛裏閃出喜悅的光芒。『噢，有啦！老張，走！』他抱起槍來就跑。張占海跟着他。在一座丈高的土堆上，他們停下來了。

『來，咱們在這兒跟他們幹吧！』

於是，就突突開了。敵人發現了他。三面的火力從衝鋒部隊解脫開來，包圍了他。他很高興，他張着大嘴笑，眼瞅着他們的四連就快接近敵人啦。

但是，他的機槍突然打不響了，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他倆急得幾乎要哭了。怎麼打也不響了，就像要上山的騾子，怎麼鞭打也臥下來，不走了。

他沉了沉氣，趕緊往下拆卸零件。爲了快當，他乾脆坐起來了。張占海急忙按了他一把：『臥倒呀，暴露目標！』正說着，王金環覺得小腿肚麻了一下，他以爲是張占海捏的了，沒怎麼理會，繼續卸槍。

『老張，油大！頂不上子！』他說。

『副班長，你腿掛彩了。』

『怎麼？』

『看……我指你下去吧……』

『嗨，不用，輕傷，不碍事。』

張占海撕了一塊布給他紮傷的時候，他給機槍揩着油，又開始裝接。

兩分鐘過去了。

『就差一個零件了，』他一手抓着機槍，一手拿着零件說。『叫人頂着急的是七班長怎麼還沒修好歪把子呢？』

他回身嗽了一下，就在這一回身的功夫，一隻六〇砲彈在他的頭上空爆炸了，臥倒是晚咧，王金環却不自主的爬下來，昏過去了。

不一會兒，七班長修好機槍趕到了土堆上。看見王金環負了重傷，手中還抓着機槍、零件，他着急的說：

『同志們，趕快架下班副去！快點！』

因為他們大聲的說話，王金環被驚醒過來，他像沒事一樣的又繼續修他的槍，並且緊張的說：『就差一個零件了，就差一個零件了，幹呵，同志們，我

就修好！』

張占海要去摺他，他不讓摺，却用無力的聲調問：『敵人在那裏？敵人在那裏？別管我，老張，敵人呢？』

『敵人已經垮了，副班長，咱們人上了焦家嶺啦。』張占海抱着他說。

『是真嗎？』

『真呢，不信你看那邊，前邊。』

王金環抬起他的臉來，凍凝了的鮮血塊子擋住了他的眼睛。但他看見了，他似久清清楚楚的看見了焦家嶺的新一軍一五〇團的全部官兵，躺在一血泊中。

他心裏很清醒，他現在覺得特別快樂，他想扯起嘴來笑，但他已經沒有氣力了。『老張，』他衰弱的咕嚕着。『和指導員講呵，批准我轉黨吧，把我的名字寫在功勞簿上吧……』

他抓着他的機槍和零件，暈倒在他的同志的懷中。

戰鬥班

西 虹

按：這是六一部十二連第五班在焦家嶺戰鬥中的英勇頑強故事，該部嘉獎會，正式授予該班戰鬥模範班稱號，他們的名字已記上功勞簿。

部隊在雪花飛舞，彈煙瀰濛的嶺面上，激戰了一整天了，『鷹牌軍』憑藉他優越的火力點，依然據守在山頂房院附近。戰士們集結在距敵人二百米達遠近的泥草房院，聽指導員傳達戰鬥任務。

敵人似乎預感到他的危險，卡賓式機槍掃了又掃，槍彈架院空嗖嗖穿過，戰士們在進入攻擊的等待裏，冷得不斷踏着腳，誰都在想：快衝吧，人跑一跑，就不冷了！

指導員凍僵的手抓着一盒香煙，頭抵近窗門附近的第五班，把煙捲遞給每一個人，在昏暗中端詳着每個人的面孔。

『你們是塔子山上的模範班，這個光榮能不能保持？』

「能！」

「敢不敢衝？」

「敢！」

「能不能完成任務？」

「能！」

「好，你們立個大功！」

簡短有力的對答，每一個字都像炸彈爆炸。指導員說聲跟我來，將這一班人領上斜嶺邊緣。在敵人槍火低射下。這個班迅速疏散開，俯爬在雪地。

「記着！」指導員壓低聲音說：「喇叭一響，趕快跑！保持「三三制」架子，不能停止！」這不是死命令，這是戰術指示。人們將手榴彈揭開蓋，放在身旁，抱了槍，冷得直哆嗦，來回磕腳。

本來規定吹兩次喇叭，一長一短，剛聽到響了一聲，第一組長宋光成已爬起，別人也跟着爬起。

敵人機槍從高處打下來，打得嶺坡上的雪地噼噼響，冒着煙氣。他們將身挺起，直往前跑，一個個運動着的白團團，漸漸和雪地成了一色。

榴紅的照明彈乘着輕巧的白傘從天空落下，雪嶺上一片紅光，跟着是機槍激烈的掃射，和六〇砲彈的爆響。人們撲通全臥倒，第二顆照明彈剛升起，他們已跑出宅的光照圈。這時，右翼二組長蔣克斌的臂膀掛了花，他沒哼氣，換隻手提槍。一組王祥的刺刀被打彎，足面上嵌進彈皮，麻麻的。副班長王法，頸上擦傷，但誰也沒停止猛衝，誰也不計較掛花這件事。

他們在距離房院十餘米的窪處爬下，機槍口火亮紅紅的，子彈電子般向他們掃來。靠前面的王玉今班長和一組長宋光成，已瞧見一團團黑色皮衣領的敵人往他們這兒移動。宋光成打了個手榴彈，別人跟着也打。聽得前面亂嚷嚷：『別跑！來的人不多，捉活的！』又打了幾個炸彈，人們猛撲上去。敵人不哼了。機槍不響了。

『副班長！……好好打呀！……趕快上來』宋光成順着聲音一望，前面一個穿白衣的和幾個穿灰衣的抱成一堆，他聽出是班長的聲音，急忙趕上去。敵人嚇跑了，班長已掛了重傷。

人們扶着班長，急速跨過陣地，跳進房院，佔領西偏屋，和房院周圍的敵人對峙。

班長在黑暗裏以痛苦的聲音囑咐道：『你們好好打！好好打呀！』戰士們帶點急躁，說：『你放心，我們打！』一個個忙走向窗戶，槍眼，監視雪嶺上的敵人。

西南方黝黑一堆敵人衝了上來，離房子祇剩十餘米遠，咋咋嚷嚷，他們的手榴彈已打光，怎麼辦呢！正在發急，誰從屋地礙盤上的漏斗發現了一堆炸彈，人們很快抓起來，一個接一個投去。膽怯的敵人跑了。這時，據守東北方第二處房院的敵人，以機槍壓過來，這一班人就從牆窟窿去上屋堅持。

機槍手任萬全趕來了，他的機槍發生了故障。暗黑裏，又將機體卸開，迅速擦洗大簧，活塞桿，裝填槳等零件。

『機槍拿上屋去吧！』許慶孚跑到他跟前催促道：『步槍登登的，不管事。』

『別急，不怕。』

最後，他擦好零件，裝好，兩人一同到上屋去。

正好敵人衝來了，東北方散了一片，直往上跑，離上屋祇剩幾十米了。

許慶孚說：『快打吧，你看來啦！』

機槍手跳到坑裏，從大堵洞伸出槍口，連掃一陣，敵人爬的爬，滾的滾，退了下去。

西偏屋那面，敵人又想反衝鋒，副班長王法眼尖，看見前面走着個鋼盔閃亮的黑影，後面大搖大擺跟來一堆人。

『你那一個人？』王法知道敵人決不是來投降，大聲喊道：『那連的？』敵人胡亂答了幾句，王法就命令道：

『你站那吃塔！』敵人站下。

『你把槍擦下！』敵人擦下槍，一腿跪地上，右手捏着的手榴彈被王法看見了。王法叫他擦炸彈，敵人不理，王法一個炸彈把他炸倒，其餘敵人扭頭跑得四散。

東北方機槍又激烈了，敵人不是跑，反穿皮大衣沿雪地滾來。任萬全的機槍祇剩幾粒子彈，旁邊許慶孚忙解下自己的彈袋護給他，有的看守槍眼，有的給機槍做了臨時裝填手，等敵人滾近了，機槍步槍同時打開，敵人又滾爬回去。該死的敵人第三次衝來，散成長長一溜，還是被打了下去。

忽然，一團火亮落上西偏屋，西偏屋燃着了。王法他們轉移在上屋，上屋

也落了燃燒彈。他們一班人，有持刺刀打火，有用手抓雪壓火。夜風裏，草屋燃燒得很快，人們哈得咳嗽，流淚，眼看待不住了。

剛沿西牆洞鑽出來，迎面嘟嘟嘟嘟響起喇叭，他們心樂了，自己人上來了。陣地鞏固了，攻擊任務也完成了。

從焦臭的敵屍堆裏，他們揀出兩挺『卡賓式』機槍和一箱子彈，扶着傷痛的班長慢慢轉回去。一進屋，人們就嚷叫：

『噯呀，大喜呀，都回來啦！』

張麻子溝戰鬥片斷

果剛
川若

當我軍把盤踞其塔木的新一軍三十八師一一三團第一營包圍時，駐九台的
一一三團團長王東籬就率領其主力一千餘人，幾十門砲，五輛戰車前來增援，
結果在張麻子溝一線受到我軍痛擊，遭到全軍覆沒的命運。以下就是我軍在張
麻子溝戰鬥中幾件英勇和動人的事實。

英勇捕捉裝甲車

敵人憑他的五輛美式裝甲汽車開路，用機槍向外掃射。我『戰鬥突擊隊』勇士孫福蘭猛撲上去，把炸彈塞進車頭，第一輛裝甲車燃燒起來。戰士一齊湧上，五班長王新芝爬上車頂，從瞭望孔裏塞進手榴彈，六班長李長征一把抓住從槍眼裏往外掃射的機關槍，硬往外拉，機槍班長沈發提着手榴彈從正面爬上去，一把抓住敵人的機槍，大叫『繳槍！不繳手榴彈就不認人了。』敵人成了我們的俘虜，瘋狂的戰車變成了死豬。

三連三排長郭來興，率領兩個班打垮二百多頑敵，他們追到公路上，恰巧碰着一輛裝甲車阻住去路。郭排長一手榴彈打去，在車頂上炸了，敵人仍用機槍向外掃射，他連忙臥倒，趁敵人機槍轉向另一方向的時候，他把一個拉了線的手榴彈從槍眼裏塞進去，敵人慌了，連忙打開門向外跑，他搶上去，一把抱住敵人的車子，一手提衝鋒機把敵人頂進去，轟隆一聲，七個敵人死傷狼籍，那輛裝甲車成了他的勝利品。

再頑強也得繳槍

四連一排長李克順同志，在運動中隻身捉到三名俘虜後，迅速的率領全排衝進蘆家屯裏。正面二十多個敵人直向他們衝來，等進到火力有效射程內，三班一陣手榴彈把敵人打得亂竄。賈千興同志猛勇趕上，一刺刀插進一個敵人的右臂，繳到一枝長槍。

敵人屁滾尿流的竄進一個『同』字形的院子，連原在房子裏的敵人，總共不下七十人，憑着屋牆和窗戶頑守。我們的政治攻勢展開了。

『繳槍不殺！』『我們優待俘虜！』喊聲此起彼落，排長王明盛把嗓子都喊啞了。

這時敵機來了，在空中亂轉圈子。院裏的敵人企圖乘機突圍，窗戶上的玻璃震得『吡啵！吡啵』地亂響。老模範李開福同志馬上提出：『同志們！飛機不能解決戰鬥，準備好刺刀手榴彈，把突圍的敵人消滅乾淨！』尾隨話聲，三個『人頭炸彈』在院內開了花，敵人的突圍企圖成了泡影。

救護模範官得松同志，緊跟在突擊班的後面，一趟一趟的從敵人的火力網中抬救傷號。李殿福同志負傷兩處，班長要他下去，他還堅決表示：『不要緊！』姜立永同志冒着密集的火網衝進西下屋的窗下，連續向東屋扔炸彈。敵人依舊頑抗，高連長下了決心：『火攻！』

『再不繳槍叫你們當火神爺爺，把你們都烤成炭灰了！』劉志賢同志的最後通牒，迫使敵人繳槍投降了。

兩個英雄戰鬥班

九連五班在連長鄒廣金直接率領下，在卡道上卡斷了從張麻子溝向西南突圍的大股敵人，就他們八個人用手榴彈和猛烈的衝鋒，把一百多敵人一步一步的壓了回去。這時連的主力也趕來了，在兩面夾擊下，解決了突圍的敵人。

當敵人向西潰退時，戰鬥英雄陳洪發率領全班向山上猛追，並喊：『同志們快下去好奪砲呀！』三個敵人趕着的三輛車被追上，抓住了。又追上了一門美式山砲，敵人嚇跑了，山砲當了俘虜。再往前追是一輛裝甲車和兩輛吉普

車，人怎麼能追上汽車呢？陳洪發就集中全班的火力來了一個排子槍，裝甲車負了傷，不動了。就掉轉槍口向吉普車射擊，開車的沉不住氣，連人帶車開到溝裏，兩輛吉普車也被擄了。留下幾個人看炮看車，陳洪發率領了四個同志繼續猛追，追到一條大溝裏，見有十來個敵人，先集中火力來了個猛打，很快的衝到敵人面前。敵人發抖了，十二個人整整齊齊的跪下來繳了槍。

把手雷還給敵人

姜發仁同志的班上，平時對『三三制』戰術就練得很熟練，這次戰鬥中他們連衝了十九道院子，全班沒一個傷亡。

最後，當敵人據守在一個院子時，他們衝到院子跟前，敵人向他們打來一顆手雷，眼看着就要傷亡幾個同志，姜發仁趁那手雷剛落地上，不顧一切危險，一把揀起來還給了敵人，反把在院裏的六七個敵人，炸得死的死，傷的傷。正當敵人混亂時，他們猛的衝了進來，活捉了三個敵人，繳了三支槍。

『共產黨萬歲！』

在這次戰鬥裏解放來的八百六十五名蔣軍官兵中，除了自願留下參加民主聯軍爲人民服務的外，願意回家的統統回去。被釋的一百多名弟兄，都一致控訴蔣介石抓他們來打中國人的罪惡，對民主聯軍解放和釋放他們一再表示感激，都說：『以後要拿心來報答民主聯軍。』當他們會了餐，每人領了『回家證書』和三百塊錢路費後，都爭着要我們的宣傳品。送他們上了大車，怕他們腳凍，又給他們舖上草和棉花。五輛大車開始走動了，從第一輛車上喊出口號一輛一輛的往後傳來：『共產黨萬歲！』『民主聯軍萬歲！』一連重複了四遍。

張麻子溝戰鬥小故事

金口玉牙說到做到

九連五班戰士王海樓、潘樹清和鮑貴山，戰前在一起訂計劃，響應萬司令的『捉一個俘虜』的號召。王海樓說：『我要捉兩個。』潘樹清說：『你捉兩個，我捉四個。』鮑貴山說：『我的脚不能跑，你們捉，我來看守。』結果戰鬥後，王海樓真的捉了兩個俘虜，潘樹清也真的捉了四個。鮑貴山也參加了戰鬥，看守俘虜。大家都紛紛議論：『這不是金口玉牙嗎？說什麼就實現什麼。』一時全連傳爲佳話。

(劉文英)

一個老戰士俘一車敵人

姜寶法今年四十多歲了，可是打起仗來活像一個青年。

一輛汽車飛駛過來，被我們的重機槍密集掃射，逼得緩慢下來。姜寶法就

飛快的跑上去，這時汽車裏的衝鋒式，正在瘋狂的放射。他伸手抓住槍筒，隨手塞進去一顆手榴彈，大喊：『繳槍不殺！』汽車裏的敵人全部放下了武器。

繳了重機槍，又繳衝鋒式

八連向一個小山嶺衝鋒兩次沒有衝上去，看起來敵人好像很頑強。可是當我第三次衝鋒的時候，在山嶺上督戰的敵人指揮官就帶着幾個衛隊跑了。副連長吳成炳一躬腰跑上山頂，憑着他眼快手快，左手按着敵人機槍手的脖子，右手的駁壳槍一舉「叭」的一聲，結果了他的性命，繳了一支重機槍。嶺上的敵人哇的一聲跑散了。

八連搶佔了山嶺後，緊接着追下去，副連長吳成炳是跑在最前面的一個，他眼要看抓住前面那個敵人了，那個敵人忽然半面向後轉，輪着衝鋒式想打。吳成炳就趁他半面向後立脚不穩的一霎眼間，飛奔一步，抓住衝鋒式，一個掃膛腿，敵人被打倒活捉了，衝鋒式也奪過來了。

大吼一聲繳來機關槍

三班戰士王正武衝到公路邊上時，發現敵人的隊形太混亂，他就大叫：『這時不去抓俘虜，真太沒能耐啦！』他自己首先衝到一座院牆跟前，他大喊一聲：『有中央軍在裏面快出來繳槍！』喊聲剛落，門口闖出一個楞楞渣渣的敵人，手端着機槍。這時王正武右手舉起手榴彈，左手提着上好刺刀的槍，大吼一聲：『把槍口調過，不然我的手榴彈不認人了。』那敵人嚇的抖抖索索的，他飛步上前奪下了機槍。

『他們是東洋軍』

蕭成文在敵人潰散時，尾隨兩個敵兵猛追，轉過一個牆角，敵人忽然不見了。

『一定鑽到老百姓家裏去了。』他便跑到老百姓家裏，發現兩個穿便衣男

的和一個女的在一起，他問女的：『他們是什麼人？是你家裏人嗎？』

『不，他們是東洋軍。』那女人回答後對敵兵說：『你們不要害怕，他們不會殺你們的，跟他走吧。』

蕭成文就帶着兩個俘虜和兩支美式步槍回來了。

(郭春林)

英雄的戰鬥突擊隊

胡果剛
曹緯

63

在這次張麻子溝戰鬥前，某部榮獲『戰鬥突擊隊』的二連，在六號晚上，全連先進行戰鬥動員會，一致通過了：(一)不捉俘虜不回；(二)不繳槍不回；(三)不打勝仗不回。並向總支寫信及全團所有連隊挑戰，要求上級分配主要戰鬥任務。連的大會後，班排之間又展開了挑戰。三排來不及寫挑戰書，就紛紛的到連部去報名，表示自己的決心。機槍班王金頂過去在三連犯過錯誤，在這

次戰鬥中決心用行動來改正，他叫上郭玉柱，爭着到連都去報了名。

在激烈的戰鬥進行中，個個逞英豪，全連完成了任務，共捉了四十個俘虜，內有營長、連長各一名，斃傷敵五十餘；繳了裝甲車二輛、汽車八輛、山砲一門、重機槍一挺、輕機槍三挺、衝鋒槍五支、步槍三十餘支、駁壳槍一支、六輪槍兩支、炮彈一大車、(約三百發)電台一架、電話機兩架、機槍身三個、子彈三千餘發。勝利的殲滅了敵人，三不回來變成了勝利的三回來了。

在戰鬥進行中，二連從雪山上下來，跌倒了十幾個，有的手都擦出血了，但沒有一個哼聲的。到了公路上，就遇到敵人兩輛裝甲汽車。一二排散在公路兩旁，並用機槍射擊，但敵人裝甲車仍向前開。於是步槍班和機槍班就向車上扔手榴彈，裝甲車仍來回在公路上想壓死我們的戰士，車裏的敵人還向外打着機槍。連長發了衝鋒號，二班孫福蘭躍身而出，一手榴彈就投進車頭裏，頓時就冒起火了。戰士們蜂湧上去，五班長王新芝首先爬上車頂，從頂蓋裏又扔進去了一個手榴彈；六班長李長征，從車旁邊去，一把抓住了車裏正在向外掃射的衝鋒槍，二排機槍班長沈發提着一個手榴彈，從車的正面爬上去，抓住敵人的機槍說：『繳槍！不繳手榴彈就不認人了！』敵人還把住機槍不放，他就扔

進去一個手榴彈。這時，八班長也帶了一個組很快的趕上來，八班長爬上了裝甲車，抓住了敵人的機槍，跟着很多人都湧上去，裏面的敵人給炸死了兩個，炸傷了兩個，（內有一個是連長）活捉了一個，共計在車上繳了機槍一挺、衝鋒式兩支、駁壳槍一支、六輪一支。

一排打完了裝甲後，繼續向前發展，此時，重機槍射手掛花了，二連文書楊仙豪就代替他。將湧上來的敵人，壓下溝裏去，跟着二排趕上來，隊伍衝下去，敵人在溝裏才繳了槍。

隊伍衝下小嶺時，一排長跑在最前頭，到了公路上，他見到停在那兒的一門美國山砲，旁邊只有一個敵人看着，他繳了那敵人的砲，一下就騎到了砲上去，山砲跟前還停有一大車炮彈。這樣，人、槍、砲、彈都成了一排長的繳獲。

副連長王國英帶着三排突擊隊，在整個戰鬥中由於他的『一點兩面』用得好，同時副排長王玉海（在出發前脚就凍壞了，行軍一直沒掉連）帶頭打的很猛，以及排長王慶庭時時提起大家不要忘了『立功計劃』，鼓勵了大家的情緒。所以直到戰鬥結束，他們繳獲很多，全排只有一個輕傷的。從而勝利完成了殲敵計劃。

王金頂在戰前他下決心要露一鼻子；在戰時真是打的不錯，他見了裝甲和見了敵人時，端起機槍就站着打，他的手給凍的『噁嘴！噁嘴！』叫，大家以爲他是掛花了，一看是手凍痛了，其他同志抓起雪來給他搓，搓熱了叫他休息一下，他不，端起槍又打。

張忠臣（三排機槍班長）戰前他叫班長放心，說：『有我陣地就掉不了！』戰時他打的猛，機槍發生了三次故障，他都立刻叫大家『準備手榴彈！』每次他都三兩分鐘排除了故障。

攻佔沐石河

李世宣
王向立

沐石河是一個四百來戶人家的鎮子，南北街長約二里，敵人的兩個營就分佈到這大街的兩頭。在這鎮子的西邊，越過一條小小的河流，緊接着一片山嶺。一月十三日的清晨，我們的突擊部隊就隱蔽的到達這個嶺上，趕着敵人還未發覺的時候，六連沿着溝下去，一直衝到離鎮子不過三百來米遠的地方。在這

嚴寒的三九天，河流已經凍結，加上前兩天下了一場大雪，走在上面噼噼作響。戰士們英勇的突如其來的動作，使敵人着慌了，他們連忙組織火力射擊；可是，他們已經不能集結了，南北兩頭已經被我們戰士的火力所隔絕，他們只能够在原來的陣地上和我們對抗。

三排是個突擊排。他們的情況是最緊張的。各方面敵人的火力都對着他們。在鎮子前面有一個被敵人利用作爲碉堡的燒磚的小窩，從這裏射出來的機槍子彈殺傷了我們幾個戰士。馬上，我們的重機槍和一二排的輕機槍都向着那裏開火，敵人的機槍只好作了啞吧。三排戰士們，他們一面對付鎮子裏面的敵人，一面射擊西北角嶺上的敵人。九班的林長清看見八班的機槍壞了。機槍組長掛了彩，他彎着腰跑過去，立刻修理好，向敵人掃射。柳條溝勳門被我們解放過來的霍均計，沉着的對連長說：『我不瞄準，我是不開槍的。』他看準了一個敵人，他說：『我打這一個。』一槍打過去，敵人倒了下去，但不久又掙扎着爬起來，他說：『我再打一槍。』真是說時遲，那時快，槍彈落處，敵人是再也起不來了。

嚴重地威脅着八連特別是三排的，是在西南角嶺上的敵人。那兒有幾間房

子，憑藉着它，敵人的——個連居高臨下向我們掃射。四連扭負着驅逐和消滅這股敵人的任務。三排長高月邦領着八班和四班從正面進攻，排副周立生帶着七班和九班從南面壓下去。戰士們沉着射擊，九班九個人一共打死了九個敵人。他們首先衝進了房子。敵人退到嶺下的河沿上，企圖向他們反擊，但當他們一露頭，我們的三挺機槍一齊開火，這些傢伙就一個個的倒了下去。四班和五班運動到敵人的西面，一股勁猛壓下去，蔡華和李貴不斷鼓勵別人：『衝呵！敵人快垮了！』敵人真的垮了！他們狼狽的退向沐石河。

在沐石河西北角嶺上有一間孤單的房子；在那兒，敵人建築了迫擊砲和機槍工事。消滅這股敵人的任務是落在五連的身上。敵人的機槍開了火，迫擊砲發出轟轟的響聲。勇敢的戰士們並不被這些所嚇倒。二排從西南面迂迴過去。手砲班的趙貴芳跑到隊伍前面六七米遠的地方，利用一個小小的楞子，仔細的觀察敵人。他一開砲，第一發打在房子的後面，第二發恰恰打在敵人砲兵工事裏面。從此，敵人的迫擊砲停止了聲音。機槍組長劉崇德和王忠友用火力壓住敵人，掩護二排前進。敵人站不住腳，有的跑了，二十多個人作了俘虜，五班繳獲最多，他們繳了十一支步槍。

敵人整個戰線崩潰了。二營和別的部隊的戰士們勇敢的衝鋒。他們衝進了沐石河。敵人有的向北逃跑了；有的躲在房子裏，還作毫無意義的抵抗。在戰鬥以前，曾經向上級報名，要在這次戰鬥中建立功勞的王忠敏，鼓勵着別人：『同志們！快衝呵！我們繳槍去！』在一間房子，有三十多個敵人，他喊：『你們繳槍吧！繳槍不殺！我們是優待俘虜的。』敵人舉起了手，走了出來。在另外一個地方，一個老鄉從房子裏走出來，大聲叫道：『不要打了，他們降給你們了！』劉長平是勇猛的，當敵人投降，空着手走出來的時候，他迅速的跑進房子，把一挺機槍端出來，向着另一個還未繳槍的地方，正在逃跑着的敵人猛烈掃射。

逃跑的敵人也沒有別的出路。我們在沐石河的外圍佈置了一個嚴密的包圍圈。敵人在雪地上亂竄着，他們到處遭遇到射擊。他們東跑，西跑的，疲勞加上慌張，弄得滿身是汗，最後變得聰明起來，整齊的站了隊，向我們繳槍，當了俘虜。總結這次戰鬥，我軍斃傷敵官兵一百零七名，俘敵五百二十名，繳迫擊砲二門，重機槍三挺，輕機槍十六挺……。

功上加功

記楊廷獻的模範事蹟——

保 中

在上次劉家屯戰鬥中，楊廷獻沉着射擊殺傷敵人好幾個，戰場及時鼓動工作收效很大，榮獲『戰鬥模範』的獎章。

這次戰役行動開始時，他在連部當着衆人拍着佩帶獎章的左胸說：『這次戰役裏，再爭取它一個。』

沐石河戰鬥裏，敵人突圍了，一大羣敵人，用一挺重機槍開路，向九連打來。楊廷獻班的機槍，佔領了陣地，向敵人突圍部隊猛烈射擊，敵人被截成兩截，慌亂一團，七八個敵人再也不能動彈，其餘的向數百米遠的房子跑去。

敵人一心要佔領九連的那一條南北大嶺，企圖佔領大嶺後，掩護着從嶺下

兩邊的深溝裏逃跑。敵人又向大嶺進攻了。楊廷獻的機槍挪到了最前面，和指導員帶的步槍班左右平列，機槍又咯咯的響起來，敵人白白丟了幾個死屍。單寶成負傷了，楊廷獻問他怎麼樣，安慰他後，又去作戰。不一會，房子周圍的近百敵敵，被友隣繳械了，直急得楊廷獻眼紅。怎麼辦？他扛着機槍，可是步槍班還在指導員那邊；楊廷獻靠近了指導員，指導員和幾個步槍班戰士給他掩護，他不怠慢的帶着機槍衝到敵人跟前，抓了七個俘虜，繳了八支大槍。楊廷獻回來對單寶成說：『這回替你報仇了！』單寶成也就隨着抬走了。他那挺機槍在這次戰鬥中起了很大作用，十三個敵人和一匹馬在它掃射下送了性命。

楊廷獻不僅勇敢作戰，平時行軍各種工作也做得很好。

行軍時，走的路多，大家越疲勞，他的『愛兵』也就越盡心。宿營了，叫大家脫鞋上炕休息，自己去挑水，燒水，給大家一盆一盆的端去洗腳，一碗一碗的端去喝，大家洗完了自己才洗，大家喝完了自己才喝。各班做飯吃時，刷鍋做飯也是他的。一天秦緒彬和徐雲才兩個新同志實在累了，倒在炕上不起來，叫他們洗腳，叫了幾次也不洗。楊廷獻就把盆子朝炕上一端，給兩個新同志解下裏褲，拿着腳，按到盆裏，一下一下的洗，感動了他們自己爬起來洗腳。

秦緒彬說：『班長整天這樣，家裏父母也沒有這樣好法。』馬連俊腳上打泡最多，楊廷獻晚上就不要他站崗，自己替他站。睡覺時，總叫累的利害的同志睡在炕上，恢復體力，自己睡在地下。在西溝住時，房東老大娘向戰士們說：『那人是火伙，還是你們的勤務？』『是班長。』『噢！你們班長真比家裏人侍候得還周到。』他對戰士從沒發過脾氣，有事都用個別談話去解釋和教育。他班經常開檢討會，發揚民主，輪流當主席，去解決問題。因此他班團結很好，連紅臉現象亦沒有。這次行動中他拿出自己津貼費一百五十元買豆汁給戰士喝了。班裏戰士都這樣說：『我們只有兩條辦法去報答班長：一是不開小差。二是戰時服從命令聽指揮。死了也忘不了班長。』

沐石河戰鬥，三班傷亡了五個同志。他和二班長研究：『三班是模範班，要照顧三班情緒。』他每天到三班去看望，並說：『三班打得好，如沒有你們掩護，我們那能捉到俘虜和槍？』就是經常行軍中，也都能照顧全般，主動和別的班長去聯系，研究工作，或向連部會報。

總結工作記功時，大家一致認為：應該把楊廷獻的功報上去：他不僅是戰鬥英雄，也够工作模範了。

負傷以後

海帆

沐石河戰鬥正在激烈的進行着，敵人四十餘，在我猛烈的火力壓制下，抬不起頭來。彈藥手單實成不停地裝着子彈，供給着機槍射手的射擊。他累的滿頭是汗，滾的混身是雪；但這些，他都不顧，只要能消滅敵人，他心裏就痛快。正在這時候，「吱——」一顆子彈從側面飛來，打中了他的屁股，鮮紅的血從傷口冒出來，只覺得一陣疼痛，眼睛裏發出無數火星，面前的同志們，子彈箱、機槍、坎堆……直打轉轉，他昏了過去。全排同志都忙着打敵人，沒有注意到他負傷。

一會兒，他醒了過來，慢慢地從坎堆上爬到平地上，一聲沒哼。

當馬順全同志發覺時，驚奇地問：

「你——」

「別害怕，打仗還能沒有負傷的！」

他怕同志們的情緒受波動，搶着回答。

隊伍要衝鋒了，班長跑來安慰他：『怎麼樣啊！寶成，我們要追趕敵人去了，等一回，衛生員會來把你抬下去的。』

他摸了摸傷口，毅然地說：『班長，不要緊，你別照顧我，這正是使用重武器的時候，你應該好好掌握全班的火力。去吧！』

看班長不走，他指指胸前的手榴彈：『我還有這個，敵人來，還有辦法對付他，你們趕快衝鋒吧！別讓敵人跑了。』

班長率領全班追趕敵人去了，這兒只留下他一個人，靜靜地躺在雪地上，有時露出微笑，有時現出憤恨，他的心，已隨同着大夥，一塊戰鬥去了。

一羣隊伍從他身旁衝過去。

『快衝呀！上去繳美國機槍。』他鼓勵他們。

他抬起頭來，看見班長快要衝到敵人跟前了，他鼓起精神，高聲的叫喊：『中央弟兄們！繳槍不殺啊！』

一羣俘虜從前面押下來。他好像不是負傷的人，細微的地方都想的週到：『刺刀上好，離遠一些，警覺性要提高一點。』他告訴押送俘虜的同志。

不一回，班長押着七個俘虜回來，還沒到他的跟前就喊：『單寶成，我們給你報仇啦！你看，這些就是。』

接着，班裏你一句他一句地爭着告訴他：『我們打了個大勝仗，全連繳了兩挺重機槍，兩挺輕機槍，俘虜七八十。』

他看了看大夥，再看了看垂頭喪氣的俘虜，樂得閉不住嘴了。

戰爭結束了，衛生員已把他的傷口包紮起來，大家幫助担架隊把他抬下了戰場。

指導員跑來給他二百塊錢，安慰他好好去後方休養；他堅決不要：『這點傷算什麼？留着給負重傷的同志吧！』

臨走時他誠懇地告訴班長：『班長呀！我走了，叫班裏的同志不要惦念我。咱們班在擁愛、行軍、戰鬥上都受過表揚，要努力爭個模範班啊！』

全班同志用留戀的目光，將親愛的戰友送走了。

走到半路，他又想起一件事，要護送他的文書轉告班長：『班裏新同志很多，鍾同志工作很好，你回去告訴班長，要好好幫助他們。我好了之後，馬上就回前方。』

單寶成同志走後，班裏的同志都在想念他：『寧可叫我負傷，也不讓他負傷呀！他走了，好像少個肩膀。』

『他快回來吧！在班裏，對我們的幫助太大了！』

小砲手秦續濱

海 帆

秦續濱入伍還不到一個月，就碰上了第一次戰鬥——沐石河戰鬥。於是，他就講了一段戰鬥故事給我聽：

『一股敵人從溝裏向我們這邊移動。我看得清楚，把小砲架好，裝上了砲彈，一拉撞針，砲彈出來了。不巧，落在敵人後面。旁邊馬順全同志告訴我：「打遠了！近一點。」這個同志很好，他幫助我觀測。你知道，在戰鬥中，每個同志都要盡到互相幫助的責任，這也是我們隊伍特色之一呀！』

『從來打砲的，都是以第一發作試射，根據打出的結果，再來糾正偏差。我當時判斷，敵人繼續往前走，我就給他個當頭砲。因此索性把砲口抬高，第二

發砲彈打出去，哦！敵人猜得很，爬在那裏沒有動，砲彈落在頭裏，便宜了他。好！你不動，再瞧這顆！我就把砲口略放低一點，「噹！噹！噹！噹！」兩砲，都打在正當中，一下子就把敵人打掉了。」

「恰巧這時候，從嶺上又跑來一股敵人，大概是被友鄰部隊打散的吧，往溝裏亂鑽，奶奶的，該你們倒霉，看你們往那裏跑？我照量照量就一下子打了三砲，你說巧不巧，沒有一個落空的，敵人「嘩啦」一下，像被挖掘了窩的老鼠，滿地亂竄。你知道，砲兵是不打散兵的，打散兵，不够本，所以，我看了看，沒有什麼目標了，我就停止了射擊。」

「沒幾分鐘，西邊獨立樹那兒，又有一股敵人往嶺下跑。哼！該我今天的買賣好，要想逃脫我的手，沒那樣容易，我就稍稍瞄了一瞄，「噹！噹！噹！」兩砲，兩個敵人倒下去，其他的逃跑了。這時候，我的撞針打斷了，我心裏很着急，只是埋怨自己不小心。但乾着急也無用呀！我就接過一支步槍，跟步兵一塊兒衝鋒去了，還沒走幾步，砲二班的同志招手叫我，原來他們的小砲發生故障，拆開以後，裝不上去了，要我幫助他裝上去。這門工作，我還熟練，就幫助他們裝上去。想找個目標試一試，你說，今天我也是走運，真巧，前面嶺上

JULY 11 1949

高教會贈

78

有四方個敵人，『正前方，二百米達，看我開砲』我指他們着，『噹』一砲打出去，不左不右，打在中間，我把小袍交給他們，自己正要衝鋒的時候，班長叫我押着俘虜下去，軍人嚇，就要服從命令，我只得帶着俘虜下來。』他喘了口氣，結束了他的故事。

『噹！忘記了對你講了。』他補充說：『當時，我只顧打砲，沒有注意到有多少敵人吃了我的砲彈，後來，據他們搜索部隊回來講，有十多個敵人都躺在那溝裏和嶺上。』他得意地笑了。



#6
503017
4

17
4

